

北海分館

暴行紀實

和平社編印

628·604
783
2



目 錄

前言.....(一)

滄白堂事件.....(三)

較場口慘案.....(三)

搗亂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五)

搗毀新華日報.....(五)

羊棗冤死獄中.....(六)

南通血案.....(七)

北平中山公園事件.....(八)

西安秦風工商日報被迫停刊.....(八)

廣州華商報分社及兄弟圖書公司遭迫害洗劫.....(九)

北平的反共暴行.....(一〇)

中國毛紡織廠流血慘劇.....(一一)

大渡口鋼鐵廠屠殺工人.....(一一)

國立六中事件.....(一二)

西北聯大事件.....(一二)

長沙衡洲中學被搗毀.....(一三)

66258

重慶中正中學被搗毀	(一三)
血洗滇西吊草村	(一三)
一片查禁民主刊物聲	(一四)
下關血案	(一四)
徐州中學大屠殺案	(一六)
暗殺民盟領袖李公樸案	(一六)
暗殺名教授聞一多案	(二一)
附：重要暴行大事記	(二三)

前 言

一月十一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揭幕，蔣主席在這天大會上向全國人民宣佈了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的四項諾言。

半年來的事實，證明了這些諾言全是欺騙。國民黨各種侵犯人權的暴行，是書不勝書的，這裏收集的只是已公開的一部份材料。

中國人民如何回答這不斷增長的暴行呢？就是要更加團結起來，用實際的力量和行動，制止它，撲滅它。

628.604

783

2

滄白堂事件

政協開會期間，陪都各界政協協進會，請參加政協的各方代表講演。

一月十六日，講演夜會在滄白堂舉行，張東蓀講話，說到「以後軍隊要成爲國防軍，不能再有黨軍和私人軍隊」時，台下跳出了十幾條大漢，對着張先生大罵大叫。

第二天（一月十七日），李璜講演，座中特務羣起高呼：「擁護國民黨，打倒異黨！」主席馮夫人李德全請大家維持秩序，特務們即轉而對她大肆侮辱，并恐嚇說：「再開會，老子要打死你狗畜的！……」隨即高呼「散會！散會！」呼囂而去。

第三天（一月十八日）。政協協進會請邵力子和王若飛演講，散會時，在滄白堂前有一在會場發言的青年被一羣特務包圍毆擊，腹部重傷，另一聽衆上前扶持，也被打傷頭部。

第四天（一月十九日），梁漱溟演講時，石塊亂飛者凡五次，由一身穿西裝大衣佩有證章的壯漢先擲一信號石，於是飛石如雨，狂會場，燃放爆竹，并狂呼各種亂七八糟口號。夜會被迫中止近旬，一月二十七日再開會，特務飛石狂罵如故，郭沫若且被特務追逐叫罵，飛石丟擲。

這就是滄白堂國民黨特務暴行的大概情形。

較場口慘案

二月十日，陪都各界人士在較場口廣場舉行慶祝政協成功大會。開會前，主席台上忽然



擠滿了不明來歷的人，隨身帶來反對政協的口號和宣言，還有樂隊，劫持播音器，佔據主席台，竟自行宣佈開會，由一個名叫劉野樵的出來致詞。大會籌備會決定的總指揮李公樸及主席團章乃器，施復亮等十分忍讓和他們講理，突有人高呼！「他們擾亂秩序」，於是台上下特務打手喊打聲起，相互呼應。

慘案揭幕，早在台上站着的十幾個特務，把李公樸拖下台去，打得頭破血流。郭沫若和原來主席團的人去勸阻，也都挨打。郭沫若左額被打腫，眼鏡打落，胸部被踢。施復亮被多數特務拖打，遍體鱗傷。馬寅初也被打了，長袍馬褂扯破。沈鈞儒被圍，因得不少青年護送始免被毆。劉野樵等演出的暴行，引起台下羣情激憤，齊呼不要打人，此時，留在台上的幾十個特務，一部份躍下主席台，向羣衆中打去，另一部則將台上木橈擲向人羣，並以鐵器石頭亂打手無寸鐵的倒會的羣衆，勞動協會的職員陳培志和工友顧佐衡、梁永思、冉瑞武等四人受傷頗重。大公報的高學逵，新民報的姚江屏、鄧蜀生及商務日報女記者梁柯平等，也因想去勸阻而被毆傷。

國民黨對這慘案應負全責。因爲直接指揮這暴行的就是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方治，當時參加搗亂的人有國民黨市黨部宣傳科長龐儀山，國民黨御用的重慶市農會常務理事劉野樵，市教育會理事長吳人初，市工會理事譚澤森、李森榮、李克愚等，而全部暴行歷三小時，國民黨軍警竟不加制止。然而專門造謠的中央社却發出了「五爭主席」，「民衆互毆」的報導，來掩蓋真相，欺騙人民，所以引起了重慶九家報紙四十二位記者的兩次嚴正抗議。

搗亂北平軍軍調處執行部

二月二十日上午，有所謂「難民還鄉請願團」，糾集流氓暴徒千餘人，在東四牌樓一帶舉行反共示威，午后二時該批徒衆即由多數特務率領，包圍軍調部示威「請願」。門口密佈的憲警未加攔阻。他們蜂擁入門後，即高呼反共口號，要中共葉劍英委員出來見面，葉劍英氏當即接見，希望他們將要求解決的問題提出，以便交由十八集團軍駐平辦事處合理解決。暴徒無理可說，乃強行衝入執行部中共方面人員辦公室，對中共辦公人員肆意侮辱，威脅和追毆。一直打到天黑，才吹哨子集合退去。暴徒中竟有幾個廣東人，也冒名河北難民；其中并有市政府職員和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機關報建國日報記者楊文昌等參加。

搗毀新華日報

二月二十二日，重慶沙磁區學生遊行，隊伍經過民生路新華日報營業部二十分鐘後，即有大批事先佇候該報營業部兩側的特務約百餘人，向該報營業部，漫罵擲石子，擊碎玻璃。在該報營業部對面小食店裏，有一穿青色呢中山裝，佩中央戰幹團九一一號證章的人，站在凳條上大叫一聲「打」，下面齊聲附和，踢開大門，暴徒衝入，將營業部所有生財器具全部搗毀，書籍則撕破拋擲街頭。

該報人員見暴徒衝入乃退至二樓，但暴徒不肯罷手，層層追擊，由二樓而三樓、四樓，貴重輕便的東西被搶劫，收藏、書籍、文具、桌椅、被褥、箱子、自行車等由樓窗拋入街心

，衣衫褂褲懸在電線上，書報滿天飛，一切物件全部搗毀一無倖免，暴徒們衝上屋頂，將該報營業部主任楊黎原，圖書課副主任徐君曼，職員管佑民、潘培新及女傭等拳打腳踢，又把徐楊二君押到二樓，遍身搜查，抄去現款數萬元，此時才來十多個警察，將該報人員及暴徒數人一併細綁，該報人員說明是新華日報職員後，警察便把他們與暴徒一起鬆了綁，但第二批暴徒十餘人又緊接衝上樓去，當着警察的面，用槓子木板等硬器猛擊該報職員，一陣暴打後，楊黎原頭頂被打破，流血不止，重傷暈倒。徐君曼滿臉流血被拉到街上，又遭毒打一頓後，由警察把他細綁着送到第四警察分局。這場暴行歷時二小時，雖然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就在斜對面，暴徒們卻能從容施虐，從容離去，未受到警察的任何干涉。其時并有人親見國民黨社會部長谷正綱乘汽車往來巡視，這可看出策動的幕後人物了。

羊棗冤死獄中

名記者羊棗（楊潮），入獄之前供職於永安美國新聞處，同時兼福建省政府參議。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他被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顧祝同逮捕，同時被捕的有一百多人，有福建省政府主席劉建緒的祕書譚震，省政府圖書館館長董秋芳，工業合作協會的畢平非，中央日報的編輯姚隼、沈嫻嫻夫婦等，罪名是左傾思想（這叫做思想自由？），而且「也許」（這叫做「法」？）與新四軍地區的共產黨有關（這叫做黨派合法平等？）。他被捕時，國民黨當局允許美國新聞處每天派人去看一次，但不久即食言，而把羊棗從永安移囚江西鉛山，最後又移往杭州。在半年之間，一再移押，不予審訊，也不公佈他的罪狀，而且用種種方法加

以凌虐，三十五年一月十一日，他死了，他病情嚴重時，曾幾次要求出獄醫治，都不准，直到病入膏肓時才移到杭州省立醫院就診。後來又幾經交涉，第三戰區當局才允許他的夫人沈強女士搬運他的棺柩，並說不許開棺化驗屍體。這可以想像到他是如何死去的。

南通血案

三月十八日，軍調部執行小組到南通，南通人民熱烈歡迎。中統、軍統、三青團用種種方法阻止歡迎者與執行小組接觸，歡迎者却穿過三道鐵絲網，在槍刺下前進。歡迎執行小組的遊行行列到晚九時才散，沿路高喊「取消捐攤！」，「反對半夜查戶口」等口號。美方鄧克將軍答允第二天參加學生們的茶會，但是特務份子屆時灌醉了鄧氏，禁止學生代表去見，結果，兩個隨行的新華社記者吳清和樊發源去參加了茶會，向大家報告了一下執行小組來通的經過，兩記者講完後即歸執行小組住處，而這就成了歡迎者的「罪名」！

二十日晚開始捕人，特務們擬出了八十一個人的黑名單和二百多人的黃名單。南通文協理事顧迅逸，青年劇藝社社員孫日新，天聲無線電料行經理鄭英年三個人失蹤了。二十五日晚，新通日報記者孫天平，素以正直敢言著稱，他是南通貪官污吏的眼中釘，他也失蹤了。執行小組四月二日離開南通後，全城國民黨特務大舉捕人，計省立南通中學教員錢素凡，文協會員季天擇，蘇報記者戴西青，青藝社員陶應衍，小學教師謝鍾，省中學生汪順慈以及省中和女師的學生共五十餘人。而且封鎖交通，澈夜戒嚴，特務更聲稱：「寧可冤殺九十九，不要錯放一個人！」

不久，孫天平、孫日新的屍首先後在天生港浮了出來。孫平天的頭被電線絞斷了，眼睛、鼻子、耳朵通通被割掉，掛在褲襠下，手足被緊綑着，腳打斷了，胸部有刀痕十餘處，慘不忍睹。除二孫外，鄭英年、顧迅逸、錢素凡也都已證明被害，錢是被活埋的。

北平中山公園事件

四月二十一日下午，由四十餘文化教育團體組成的北平市國大代表選舉協進會，事前經市政當局備案，假中山公園音樂堂舉行國大代表選舉問題演講會，到各界聽眾六千餘人，由名教授陳瑾昆、江紹原主講。剛宣佈開會，預先佈置在全場的特務，即大肆咆哮，散發反民主反共傳單，繼即將鷄蛋磚塊，飛擲主席台，陳瑾昆教授在熱烈掌聲中出現於講台前，特務即狂呼「散會」，磚塊石片飛擲，擊碎台上杯碟，并擊傷陳氏右眼，頓時血流如注，台下特務由一身着淺黃色軍服者為首，撲上台扯打，撕去國旗及孫中山遺像，砸破門窗，搗毀桌椅。計當場被石塊中者數十人，其中有美新聞處平津分處處長福斯特等，被擊傷者除陳氏外還有學生余德懿、張人道、劉輝忠等人。有一女學生被擊中胸部，當場暈倒。另有多人被特務架走。當場被羣衆捉獲行兇特務之一劉成雲，是三青團平津支團第五分團高工區隊隊附。

西安秦風工商日報被迫停刊

民主同盟員辦的西安秦風工商日報，受到不斷的破壞與壓迫。三月一日，該報營業部被搗毀。二十七日特務縱火焚燒該報排字房達三次。四月九日，西安當局藉口捕捉煙犯，把

該報法律顧問名律師王任捕去。二十三日，當西安各界耆紳名流準備前往保釋時，當局在他們未到前即非法予以槍斃。十九日，毆打該報記者楊青卿致受重傷。二十六日，禁止市民訂閱該報或刊登廣告，并毆打報販。五月一日，再派特務搗毀該報營業部，包圍該報，毒打每一拿報出來的人，威脅每個進出的人，該報雖照常出版，但一份也不能發售。五月三日，終於被迫停刊。又西安民衆教育館主辦的民衆導報主編李敷仁，於四月三十日下午二時由報館外出，路經南院門街，突被特務數名架上汽車，開至咸陽附近，拖下汽車，推入溝中，特務開槍暗殺，揚長而去。李是西安教育界著名人士，曾任老百姓報編輯。

廣州華商報分社及兄弟圖書公司遭迫害和洗劫

五月四日，廣州青年遊行的時候，有二十餘人分乘吉普車及大卡車各一輛，開到香港華商報，正報廣州分社兄弟圖書公司門前，持斧頭鐵尺等，從車上跳下，將該分社鐵門及板門書報及設備完全搗毀，登車揚長而去。在這以前，四月十二日，曾被擾亂，十三日特務在社內打架撕報，十五日特務又用布袋包大蛇三條，黃蜂兩窩投入該社。在這以後，常在各書店搶收民主刊物即在街上焚燒，六月五日，特務更攜有武器，帶同警察及卡車和吉普廿餘輛至該社，及兄弟圖書公司一面把守門戶，一面動手將書報全部及一切生財家具拋入貨車，淨劫而去。單祇兄弟圖書公司即損失二千萬元以上。

北平的反共暴行

五月二十九日，北平國民黨當局一夜之間查封了七十七家報紙、雜誌與通訊社，其中包括共產黨的機關報解放報和通訊社新華社。葉劍英氏稱之為表示中國民主危機十分嚴重的「七七事件」。

按解放報及新華社在北平發刊發稿，是在軍調部成立之後不久，一開始就受到北平當局的迫害。如二月二十六日，報販在東安市場挨打，報紙沒收；西單則有特務威脅報販不許售賣。二十七日，海燕書店經理因售解放報而被特務打耳光；各大學門房接得通知，不得寄售該報。三月三日，北平市社會局勒令停刊。四月三日清晨，北平宣武門外新華社、解放三日刊社及解放日報籌備處，西四三道柵欄解放三日刊臨時發行處，和前京畿道葉劍英的軍事顧問滕代遠將軍公館，同時遭受國民黨特務和武裝軍警憲兵的包圍搜查，非法逮捕工作人員四十多名。事先許多武裝軍警憲兵都先登上新華社和解放三日刊社的屋頂，以兩挺衝鋒式機關槍對準門口，然後由便衣特務來叩門，全副武裝軍警闖入各辦公室和寢室搜查，又藉口新華社一部份工作人員未登記戶口，把該社工作人員二十九人捕去，臨走並把門窗玻璃和一部份傢俱搗毀。和這同時，西四三道柵欄四十一號解放三日刊臨時發行處也遭軍警憲特的包圍，拘去工作人員十二人。滕代遠將軍公館，則遭非法捕去滕的祕書李新及被政府當局邀來商談糧食問題的代表李耕濤，劉鴻達等五人。幾經交涉，始被釋放。四月五日，北平當局奉國民黨中央命令，勒令該社停刊。此次查封，也是出於國民黨中央的命令。

中國毛紡織廠流血慘劇

重慶李家沱中國毛紡織廠全體工人於一月六日因生活逼迫，不得已怠工要求改善，經廠方允撥紅利，旋即復工。但延至二月二十三日，廠方並未實行諾言，工人遂於二十三日起罷工，廠方拒絕履約，反請十四軍武裝士兵一營駐廠鎮壓。相持至三月五日，該廠特務焦建和從小龍坎請來打手四五十人，手執銅棒短槍，清晨七時，會同駐廠士兵，闖入工人宿舍飯廳，逢人便打，並開槍數響，驅逐工人入工房，反鎖房門，強迫復工。結果工人輕傷者二十餘人，重傷四人，三人傷重殞命，被捕者二十餘人。慘案發生後，廠內滿佈特務，禁止工人外出，造成恐怖空氣。

大渡口鋼鉄廠屠殺工人

國營重慶大渡口鋼鉄廠工人因歷來工資極低，近時物價飛漲，生活無法維持，並得知兵工署曾有指令，增加工資，但被人事科長孫某壓下，不予宣佈。所以在三月二十一日下午實行罷工。警衛大隊長袁時中叫工友選出代表與廠方交涉，並表示完全負責代表的安全。豈知二十二日中午，全廠突然戒嚴，同時捕去代表項東山等七人。因此二十三日晨八時，工友們便齊集向警衛大隊長交涉，要求釋放，走到中途，遇見大隊長，領隊稽查即拔槍射擊徒手工人，大隊長也開槍，接着四面高地上預先佈置好的機槍、步槍聲響起，如臨大敵，繼續半小時之久，死傷者倒臥血泊中，共死亡四名重傷八名。慘案發生後，全廠工人完全失去言論行動自由，被捕工人則腳鐐手拷，備受折磨，特務竟認說工人犯「暴動」罪。要交「軍法」處置。

國立六中事件

四川綿陽國立六中一部份學生，於二月二十日發動反民主反共反蘇遊行，另一部份同學以爲不可輕信其言，未曾參加。少數三青團員和軍事教官等，對不參加的同學辱罵侮罵，並用木棒小刀加以毒打毒刺。打得他們頭破血流。又把他們的書籍用具搜劫一空，且逐出學校。又該校二分校代理校長，奉綿陽青年團命令，逮捕初中部學生七人。

西北聯大事件

陝西城固西北聯大一千二百餘學生，因反對學校當局不准成立學生自治會，及非法開除四個學生代表，自三月七日起罷課，直到三月底，校方仍堅持學生自動成立的自治會必須解散，除非在校方監督下進行改選，方准成立。同學委曲求全，當即正式舉行改選，結果當選者仍多爲原人，國民黨特務及黨團份子完全失敗。校方惱羞成怒，強迫立即解散，校長劉濟宏且公開以停發貸金，解散學校，恐嚇學生。全校同學大憤，於四月初爆發驅劉運動。劉親至城固中國銀行，電請教育部下令解散該校，教部竟准如所請。陝西省國民黨當局，復派城固保安團一團及青年軍一營，將該校包圍，實行武裝鎮壓。四月二十四日，槍擊學生。三十日逮捕學生三十餘人，其後每日有人失蹤，總數竟至無法查明。五月間，陝西國民黨特務機關且將該校自治會份子列入暗殺名單中。

長沙衡湘中學被搗毀

五月十二日午后，衡湘中學附近有戰車第一營補給連載重汽車，輾傷衡中學生廖哲傑，并恃勢挑釁口角，經該校教師賓鳴遠調解，會同連長李道欽同警備部。後該連以尋找連長爲名，派卡車二輛，載武裝軍人八十餘名，攜帶新式武器，包圍學校，繼即衝入校內，將玻璃窗，路燈，課桌，文具，圖書，儀器及所有教室用具，廚房，悉數搗毀，許多逃到三層樓房頂上，壁板和天花板裏的學生，都被抓出來，一個個細綁在樹上，用鐵鎚，槍托，篾片等抽打，被打斷手臂折斷腿骨受重傷的，有王蔚年和李傑湘兩人，其餘受傷者七人。

重慶中正中學被搗毀

五月二十四日，軍官總隊第三大隊四百多人，借小龍坎中正中學訓話，有人發現學生壁報上有說軍人看戲不買票是缺少禮貌的話，於是搗毀壁報，立即抓起學校的童軍棍和各種木器大打出手，搗毀校長辦公室，教員室，各處包圍追擊教職員與學生。教員李岳南、豐村，學生劉雪等人受傷。當時四門被把守，四五里內斷絕行人。

血洗滇西吊草村

駐防滇西鳳儀縣的國民黨軍輜重兵團，天天施逞威風，在吊草村外任意砍伐竹木，一份士兵且進村亂拉女人，好幾個姑娘和新媳婦都遭強姦，村民不堪蹂躪，請保甲長去勸阻，

反挨了一頓毆打，逼得羣情激憤，爲了自衛與士兵發生鬥毆。於是兩個連的武裝士兵配備着機關槍，衝鋒槍等美國武器，把整個吊草村團團包圍，不問男女老幼，見人就打，殺了很多，季姓家中三歲小孩也被擊斃。這樣搗了九個鐘頭，二百多具大大小小的屍首泡在血泊中，傷者慘痛淒厲地號叫。接着房頂上又冒出濃煙烈火，席捲了村莊。警備司令王凌雲又命令捕人，並誣以毆打軍士罪，一定要把捕來的四五十人一齊槍斃而後甘心。

一片查禁民主刊物聲

在全國銷數最廣，爲羣衆所愛護的「消息」三日刊，不久以前即被上海警局查禁停刊，編輯人被傳警局，並強迫以後不得編輯同樣性質的刊物，要求編者簽字，遭編者嚴拒。又傳上海有各種民主刊物，將被查禁停刊。由渝移滬出版的「羣衆」週刊，竟不准依法申請變更登記，而令重行申請登記，同時，警察則到處查禁該刊，並傳詢該刊負責人。

六·一二三下關血案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各界促進和平聯合會的代表馬敘倫、曹延芳、盛丕華、胡厥文、包達三、張綱伯、閻寶航、雷潔瓊，上海學生代表陳震中、陳立復和代表團祕書胡子嬰等一行十多人，在上海十萬市民的熱烈歡送下，搭車到南京請願，向蔣主席、周恩來和馬歇爾呼籲和平，轉達上海市民反對內戰的民意。

代表們所乘的火車，在蘇州和鎮江都會受到自稱蘇北「難民」的騷擾，火車於下午七時

到達南京下關車站，旅客紛紛下車。車站上的行李佚事前已奉命不准給代表團搬運行李，使他們不能離站，此時有兩位自稱「難民」代表的上前把代表團諸先生攔住，要求還鄉。當由胡子嬰答覆只要內戰停止，難民就可回鄉過安定的生活。這時車站裏湧進了千多個內穿制服外着長衫的「難民」，叫囂怒罵，當馬敘倫先生步出月台時，有一彪形大漢一聲喊打，一羣特務就擁上去舉拳便打，代表團被迫進了候車室。暴徒們愈來愈多，在候車室門口大叫「找姓馬的出來說話！」閻寶航先生就站出去向他們說明來京請願的目的，但暴徒們竟高喊「共產黨，跪下！」當時在場的幾位新聞記者正準備離站時，也被暴徒擋住，雖再三說明是新聞記者，也不理睬，而且指明要「打那個女的」，於是大公報記者高集，新民報女記者浦熙修也在拳足交加下被打入候車室。記者們三度想走出車站，三次遭打，時間已到午夜十一時半，他們仍被困在候車室內，這時治安當局却把候車室門口僅有的幾個憲警都撤走了，於是暴徒們蜂擁入候車室，以汽水瓶、椅子、皮鞋腳等兇毆幾個老弱男女代表及記者，馬敘倫老先生頭部被毆受傷，雷潔瓊女士面部被打傷流血，胸、背、腿部都受重傷，血流滿身，暈了過去。女記者浦熙修頭髮被撕去很多，背部受重傷。大公報記者高集被打得眼睛出血，後腦背脊受傷。其他閻寶航先生等也被打得滿身是血，民主同盟去迎接代表的葉篤義被毆吐血，學生代表陳震中受內傷最重，暈去了好幾個鐘頭。在瘋狂兇打中，暴徒把代表及記者們的鈔票、手錶、皮包、鋼筆等東西一概搶去。一直到五六位外國記者趕到車站，擁進暴徒羣，才結束了這殘忍凶慘無恥的一幕。候車室內此時血流滿地，桌椅盡毀。這批為和平而遭難的人們都已不能動彈，不省人事。直到二十四日晨一時半，警備司令部派來了卡車，把這批受傷者

拖上汽車，押往警備司令部，經抗議及外國記者乘吉普車緊隨不放，才送進城內中央醫院。這就是下關血案的始末。

徐州中學屠殺案

徐州中學學生，因為看到內戰日見擴大，同時又受上海和杭州同學們的行動所感，決定也舉行反內戰爭和平的遊行，正在積極籌備時，被校長焦某知道了，他覺得無法制止，於是就商請該校後院駐軍方連長，設法阻止。六月二十五日那天，方連長坐着吉普車從外面回來，碰到同學們在前院大掃除，一時無法讓吉普車通過，他就破口大罵，竟罵同學們是『亡國奴』，於是同學們起而質問，當時教務主任也在場，就一面制止學生，一面向方某致歉。豈知方某回到後院，就召集士兵，架上三挺美式重機槍，下令對學生掃射，立即有同學十幾人和教務主任被打死，二十多個同學受重傷。方某還繼續下令開槍，因為該連士兵平時同學生們常一塊兒打球，大家有了點感情，不忍殘殺，所以經過許多女同學跪地哀求，幾次都沒有聽命繼續開槍。這時已有人報告了綏署，同時街上老百姓也都來哀求，方某才算收兵。不然，該校三百多同學的生命，都將死在美式機槍之下。事後，方某（在衡陽投敵後又回來的方先覺的姪子）就要校長下令，不准請願，不准向外洩漏一字，企圖掩蓋這樁勝利以來空前的大屠殺案。現在上海及各地的同學和愛國人士，正在紛紛要求澈查懲兇。

暗殺民盟領袖李公樸案

前救國會「七君子」之一，民主同盟昆明負責人李公樸氏，於十一日晚偕夫人張曼筠女士於南屏大戲院看電影，九時四十五分電影散場後，至南屏街乘公共汽車至青雲街大興街坡脚停車處下車，由左邊岔道行走，擬經大興街轉北門街口返家。不料剛下車，突被跟隨乘車之暴徒一名尾隨其後，拔出手槍，向李氏背後射擊一下，彈由後腰眼射入，貫穿左前腹而出。李氏中槍後，向前數步，高呼「我中槍了，救命！」當即倒地，時正十時半。因槍聲微弱，李氏高呼倒地時，其夫人方發覺，經附近市民及路過同學急救，送往雲大醫院醫治。

其時暴徒行兇後，即向青雲路四段逃逸，鄰近居民羣起追捕，至第三分局時，當被警員搗住，隨即捕獲，立予審訊，據兇手供稱：名李成業，二十三歲，四川人，住拓東路五十八號，業航空委員會第十飛機修理廠機械士，已送警察局辦理。

李氏倒地後，由附近居民幫同救護，抬至雲大醫院，於十二日晨五時二十分逝世，臨死時，神志尚清醒，說：「此種手段太卑鄙了……我已經準備好了……爲民主而死……」說完脚已麻木，並詢問時間，即時斷氣。據主治醫師程一雄談：子彈由右背部射入，由左前腹穿出，內腸擊穿三孔，腔中充滿鮮血，血逆流入胃，口吐鮮血不止。因流血過多，雖經注射血漿三百CC及盤尼西林，無效，於五時二十分身死。

李氏逝世後，當地學生報發行號外，立即搶購一空，各方聞訊後，赴醫院憑弔者爲數極多，學生痛哭失聲，各大學教授憤恨萬狀，其夫人張曼筠女士泣不成聲，聞一多教授說：「公樸沒有死，公樸沒有死，公樸永遠沒有死！」民主同盟雲南省支部向當局提出三項抗議，（一）懲兇，（二）撫卹死者家屬，（三）實行蔣主席四項諾言。

民盟祕書長梁漱溟在京發表談話說：『公樸先生之遇害，無疑是當前政治鬥爭所促進，儘管正兇未被逮捕，但此事無待申說，大家心裏都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我個人意見，認為不必向當局作無效果之抗議，只要向廣大社會申辯。……：暴力機關不取消，政治之清明，政治之民主，還有何希望？』民盟領袖羅隆基，章伯鈞，張申府，沈鈞儒等在滬招待記者，除發表對當前時局意見外，並報告李公樸先生遭暗殺情形，認為這類政治暗殺的子彈，不但打在李先生身上，而且是打在全國要求民主人士的身上。

中共代表團聞耗後除電李夫人外，並由發言人對此政治謀殺事件，發表談話說：『李公樸先生是中國著名的民主愛國領袖之一，他於十一日在昆明被刺身死，這是特務政治黑暗統治下又一個巨大的犧牲。在國民黨當局也不能不口頭上承認「民主」的時代，而竟尚用此種卑劣手段，排除異己，實中華民族之恥辱。凡有血氣之儕，無不同聲憤慨。中國當權政黨，擁有軍隊，憲兵，警察，監獄，法庭等統治人民之武器，尚嫌不足，而必用萬惡的法西斯特務暗殺手段，以鎮壓人民，這又一次證明中共與民主黨派所堅持的「取消特務」的主張，百分之百的正確。我們相信這一特務罪行，必將引起全國人民的憤怒，全國人民必能因此更加堅決為中國的和平與國家民主化而鬥爭。』

被刺前後

昆明已到雨季了。天色陰暗，霪雨惱人，尤當夜裏，幾無不下雨，不淒涼，不恐怖。黑夜茫茫，人心惶惶，自然環境如是，政治環境亦復如是。六月間這兒曾經幾次檢查，初則雲

貴監察使署，六十軍安軍長公館，前昆明警備司令祿國藩公館，書店學校，當夜深人靜時，突如其來一羣不速之客，荷槍實彈，說奉命檢查軍火無綫電等等，他們翻箱倒籠，拔地板，掘地洞之後，無所取亦無所云而去了。只有對雲貴監察使張維翰先生，因是自家人，被查之後，警備司令隨即找張維翰解釋，道歉。其他如人民的書店和學校，仍心恐惶惶，連自己也不知道犯了什麼罪過。

自此之後，昆明謠言紛紛，一說打了，一說要殺了，於是，街頭巷尾，談虎變色，有些人似乎說得更具體，更險惡，則更可使你學得恐怖。看樣子這些好諂好鬥的人，惟恐打殺的行動不立刻擺在大街上，做給人民看看。所以他們的話往這方面宣傳，擴大，局勢亦隨之嚴重起來。於是，戶口檢查，昆明圖書館被搜。中央委員龔自知爲此在報紙上發聲明，質問協助檢查圖書館的教育廳長王政。種種事情表現出來，敏感的新聞記者，見面必問：「沒發生什麼事嗎？」大家担心中，會有更重大，更險惡的事情發生了。尤其是，夜深人靜，武裝同志，衝鋒槍押人過街，夢裏稀聞槍聲，說打土匪有之，解決部隊有之，實際情形，自然老百姓不全明瞭。祇是感覺得事情天天複雜，昆明的確不比前些時太平了。

慘惡的事情果然是發生了。十一日晚民主同盟負責人之一李公樸先生，偕夫人張曼筠及公子往南屏戲院看電影，十時回來，乘公共汽車至青雲街車站下車，從左邊夾巷而上，欲繞回北門街住宅，不料李氏的後面，這時早已有人跟隨着，乘其剛剛入巷數步，距離夫人稍遠，只見李氏倒地了。細雨霏霏，天正黑暗，微微的槍聲，連他的夫人一點也沒聽到。因爲這是一枝特用的槍和特種子彈，這顆子彈從李氏的背後打去，由肋部貫穿右面小腹而出，時正

約十點二十分鐘。

當李氏倒地時，他的夫人尤在喊着：「你爲什麼，這麼不小心，滑倒了。」迄至發現他被暗殺從泥濘裏扶起來，血從肚皮裏流出來，從口裏吐出來，滿地鮮血，神志尙清清楚楚，頻頻呼喊著：「救命呀！」自然！這個呼喊李夫人叫得最慘。她不及追兇手，而只有伴着李氏坐在泥濘裏哭着。而那兇手在人羣中巧妙地跑了。在他逃跑的方向中，警察拖住一個嫌疑犯，這嫌疑犯已由警局轉送法院再轉警備司令部，迄至發出這通訊時，還沒有得到水落石出。然而李氏誠然是個最勇敢的人，當一位青年從血和泥漿中拖起他的時候，他尤匆匆容容的說：「較場口沒有被打死，不料會在這兒打死。」當抬往醫院時，他還問着流血多少，叫他們趕緊抬到醫院去。迄至醫生施手術，輸血，他的神志仍算清醒。祇因傷勢太重，彈由肋而入，腸被穿孔四五個，血逆流入胃。至十二日晨五時二十分在雲大醫院逝世。當我至醫院時，忠魂躺在牀上，夫人張曼筠撫屍慘哭，那徃吊唁的工人，學生，教授，新聞記者，以及他的親友，亦隨之泣不成聲，悽慘之極。

迄至我發這稿時，軍警黨政當局，尙無所表示。李氏治喪委員會下午成立，聞將即時火葬。李夫人表示將向法院起訴，而如何進行，容後報導。而在此刻，昆明市最嚴重，最可怕的是：流言太多；某也將被暗殺，某也將被逮捕，某處將被搜查，險惡緊張的風聲，普遍傳出，這兒已成恐怖的城市，悲慘的世界了。而人民的反響，咒罵，懷恨亦普遍表現出來，貼壁報，發消息，呼籲羣衆爲李氏報仇，不容法西斯在昆明進行屠殺，轟轟烈烈，確實又有一種不可抹殺的力量。

（上海文匯報七月十四日昆明航訊）

暗殺名教授聞一多案

七月十一日民盟領袖之一李公樸被特務暗殺後，僅隔四天，十五日下午五時半，名教授聞一多，也是民盟的領袖之一，又遭暗殺！整個昆明陷於特務的恐怖中，教授十一人因生命無保障，聯名請求美國領事館准予入館避難，竟弄到這種地步。

十五日下午，民盟昆明支部爲李公樸遇害事件，在府甬道十四號民主週刊社招待記者，聞一多教授親自出席，招待會散會後，偕同公子聞義和同西南聯大教職員宿舍，快近目的地時，就被一羣特務包圍，其中兩個（一個穿青色衣服，一個穿灰色衣服）暴徒，就開槍向聞先生父子狙擊，父子兩人當時即應聲倒地，暴徒從容向錢局街方面逃走，時正五時三十分。崗警到來把聞氏父子送雲大醫院，但聞教授因腹部中彈多發，未到醫院即逝世。他的公子一共被打中五槍，胸部左右各一，大腿中三彈，一隻腿已經斷了。送到醫院後，經施手術，雖然最後一顆子彈已取出，終於十七日也隨着他父親死了。

民盟兩位中委連遭暗殺後，全國震驚，上海民盟負責人發表聲明，認爲中國非實行民主政治，取消特務機關，實在無法制止暴徒摧殘人權的行爲。張君勱，羅隆基並飛京訪馬歇爾，並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負責追究暗殺案罪魁，並保障民主人士安全。民盟留京中委因感到生命威脅太大，特別把駐京辦事處搬入國民參政會，要求當局保護。中共代表爲李聞兩先生被刺，特向國民黨提出抗議書，要求：

- 一，立即撤換昆明警備司令，限期緝拿兇手，交法院問罪，並由政協派員陪審。
- 二，公葬死者，通令全國追悼，並給死者家屬以撫卹。
- 三，嚴格責成各地政府及軍警機關，負責保護各黨派及一切民主人士之安全。
- 四，重申四項諾言，澈底予以實施。
- 五，澈查政協會議以後各地所發生之慘案，總辦禍首。
- 六，取消一切特務機關。
- 七，釋放一切政治犯。

文化界名流郭沫若葉聖陶等，聯名致電聯合國人權保障委員會，向全世界人民及各國人士提出控訴。

附：重要暴行大事記

（除前述各重大慘案及暴行外，其他各事件，列表如后）

一月廿六日 重慶軍警憲特非法搜查政協代表黃炎培住宅。

一月廿八日 北平十一戰區長官部逮捕張家口商人楊春泉等，沒收現款一千四百餘萬元，牛羊百餘頭。

二月十四日 重慶軍政部第二紡織廠特務隊開槍擊傷工人。

二月廿四日 成都燕京大學被特務趁學生遊行時搗毀校門。

二月廿八日 上海武裝警察及保安隊包圍楊樹浦電力廠，特務二百餘人闖入工廠毆傷工人十餘名。

三月一日 西安特務武裝包圍十八集團軍辦事處。

三月二日 重慶復旦大學特務份子毆辱洪深教授。

三月四日 瀋陽國民黨當局封閉中蘇友好協會。

三月八日 重慶中大特務搗毀女同學會主辦的「三八」晚會會場。

上海警察局禁止婦女聯誼會開成立大會。

三月九日 哈爾濱中蘇友好協會會長，東北抗日聯軍領袖，李兆麟氏被特務暗殺。

三月十日 上海虹口區營造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被保衛團槍殺工人。

三月十一日 天津中國勞動協會被禁止活動，桂林勞協會員被捕，重慶各工廠開除勞協會

員。

三月十二日 濟南特務非法逮捕中共黨員六人及市民千餘。

三月十四日 重慶豫豐紗廠工人罷工，被廠方開除二百餘人，并被廠方收買之流氓打傷十餘人，捆綁監禁女工八人，失縱二人。

川大特務學生侮辱教授李相符、陶大鏞、彭迪先等。

三月十七日 瀋陽當局武裝劫去新華日報全部印刷器材，并逮捕工作人員。

三月廿六日 北平魯迅晚報，被迫停刊。

三月卅日 上海中央印製廠調派武裝警察包圍工廠強迫復工，毒打工人，捕去三十餘，開除百餘人。

三月卅一日 重慶第十兵工廠工人罷工，十三人被捕，百餘人失蹤，并被毒打。

四月七日 北平當局深夜十二時全市大搜捕，被捕者八百餘人。

四月十日 衡陽大華晚報記者李君，被捕遇害。

四月十四日 西安軍官總隊搗毀黃河晚報，並強迫停刊。

四月廿一日 成都民衆時報被特務搗毀。

四月三十日 陝西國民黨當局密令禁止民主同盟活動，開列暗殺民主人士黑名單。

五月十一日 國民政府內政部頒佈限制人民遊行辦法。

五月廿五日 上海當局勒令消息半週刊停刊。

五月廿八日 北平市警察局頒佈「非常時期維持治安緊急辦法」。

五月廿九日 北平社會局封閉七十七家報紙，雜誌，通訊社，包括解放報及新華社。

六月一日 上海市警察局開始施行「警管區制」。

六月五日 上海市政府勒令英文新華週刊停刊。

廣州特務大規模洗劫全市進步書店、報社；書籍雜誌被掠一空。



編輯：和平社
發行：和平社
經售：各大書局

▲每冊定價四百元▼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出版

0.604